

在黑暗的眼睛里描绘永恒与短暂



今晚我们跳舞

卢然



作家出版社



今晚我们跳舞

卢然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晚我们跳舞/卢然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6.3
ISBN 7-5063-3660-X

I. 今… II. 卢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195 号

今晚我们跳舞

作者: 卢 然

责任编辑: 启 天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陆智昌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8.2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660-X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

主要人物表

五 〇

- 唐露娜** 梦幻之旅的穿行者之一，石青的恋人，后因抑郁出走。
她是上帝的宠儿，不能被孤独地遗弃在这个世界上。
- 石青** 抽象画家，露娜的恋人，冯雪竹的男友。
真正的艺术家，但现实和梦想的界限，成就了他和唐露娜之间永久的距离。
- 简宁** 梦幻之旅的穿行者之二，露娜的好友。
惟一用第一人称写的人物。冷静的旁观者，玩世不恭却格外清醒。
- 汪洋** 露娜的好友，选修课同学。
爱一个人而又得不到她的心，最终永远失去她，他的痛苦尤甚于她。
- 迟老师** 西方艺术史选修课的老师，石青的朋友。
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博学的老顽童，不知情中成就了一对恋人的爱与遗憾。
- 凯月** 汪洋的客串女友，选修课同学。
豪爽泼辣，对朋友有求必应，但对汪洋的爱却让她难以开口。
- 凯文** 凯月的双胞胎姐姐，选修课同学。
文静的旧式淑女，跟她妹妹完全是两样人。
- 老刘** 简宁的表哥，冯雪竹的师弟。
跟简宁一派的人物，有良心但平时嬉皮笑脸，关键时刻提供了关键的证据。
- 冯雪竹** 石青的女友。
大小姐的脾气和呆板的个性，固执的报复心，使她不仅失去了爱，也失去了自己。





1



月光从无垠的荒野上流泻下来，一直漫到天际。天地之间是静谧的夜，在淡蓝色的雾气里沉睡。月色白得好像高山上的雪。夜空是一片暗紫色的水晶，闪着光，把沉沉暮气笼罩在旷野之上。

忽然，从地下传来了沉睡千年的声音，是被压抑的、惨烈的呼喊。阴霾遮满了天空，月亮消失了，没有人能看清那是怎样的黯淡。风呼啸着闯过旷野，在厚重的云层底下，在死一般沉寂的大地上肆虐横行。它的脚步穿越黑暗，沉闷地回响在天地之间。

随着雷声沉闷的轰响，一道亮银色的闪电瞬间划破夜空，掀开了那沉重的暗紫色幕布。几乎同时，大地也裂开了。深不见底的沟壑。暴风雨从天而降。雨水淹没了所有、全部、一切，在深渊里汇成藏青色的河流，向着无限延伸开去。

如果你不相信，说明这一切只是个梦幻，一个来自深渊底层的梦幻。水面像古老的青铜镜，平滑地舒展开来。透过它可以看见过去和未来，乃至永恒。



我从梦中醒来。挂钟指在十点，每周末的这时候，人们都刚从床上爬起来，自然我也不例外。我懒洋洋地拉开窗帘，期待着同样懒洋洋的阳光照进来，与往常一样，穿过无数钢筋水泥的建筑，笼罩着这座城市。秋天的风微微带了凉意，清扫后的落叶堆在墙角。这总让我想起露娜，还有那片湖水。湖岸边可不是这样的，金黄色的落叶铺满林阴小径，每一丝纤细的叶脉都闪着光。它们会在阳光下跳舞。我重又沉浸到梦境中。

的确，梦境都有所不同，也会在梦醒后断然消逝，不留一点痕迹。我就是经历过这样的梦境的人之一。这里所说的梦境，的确跟露娜有关：她用音乐和语言，把我带进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，我惊讶地看着它，睁大眼睛表示不解。它以隐藏在黑暗背景中的微笑面对我。我以为很快就会忘记它，可惜我没有，今后也不会忘。露娜曾经说过想象的概念：

在另一个世界的边缘，不是什么都可以想象的。

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这句话。伟大的成就常常起始于微不足道的想象，神秘莫测。这种神秘是看不见的，它静静地躲在一个角落里，跟我们玩一种类似捉迷藏的游戏。在这个游戏中我们需要想象，它带给我们好奇心、艺术才情和思维的乐趣，甚至回归到神秘本身。

这些话离开我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。我已无法准确地复述出它们的全部内容，只能凭借自己的理解去叙说。我们知道，很多时候梦是出于想象，但是我们不能说：梦境就是想象。它是想象的一部分，仅仅是一部分，却无比重要。

回到现实。外面在下雨。

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，望着雾蒙蒙的水汽，以及窗外雾蒙蒙的世界。虽是初秋，一场寒雨已是清冷入骨。我披上长绒外套，像

。



一个宿醉初醒的人一样，光着脚，漫无目的地在地板上走来走去。有一种预感笼罩着我，让我隐隐感到不安。

电话铃响起，宛如意料之中。

“请问您找哪位？”

“是简宁吗？”

我下意识地攥紧了话筒，是汪洋的声音，还有他一如既往的说话风格，准确，明快，极少拖泥带水。但此时他的声音里带着急切，被某种奇异的忧伤淹没，全然不像原来的他自己。我不能确定什么，只有握紧话筒小心翼翼地继续。

“汪洋吗？是我。有什么事吗？”

那边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在酝酿着什么。“你知道么？露娜出事了。”他缓缓说道。我的目光移向窗外，天际依旧堆满铅灰的云，如同汪洋的语调一样深不可测。我试图在这样的深不可测之中凭借直觉发现什么——这是不祥的预感。我试图说服自己，摆脱那些荒谬的念头，催促汪洋讲下去。

“露娜，她……失踪了……”

沉默。

我握住话筒的手无力地垂下，话筒“啪”的一声摔在桌面上，长而卷曲的话线，纷乱的头绪，震动的心境——一瞬间，我愣在那里，不，我必须弄清楚这一切，露娜她…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她做了些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

“我要知道一切。”我按下免提键，大声说。秒针滴答的响声在空气里划落。

话机里，放大的汪洋的声音毫无生气。

“……我也不大清楚……她好几天没来上课……周三在学校听人说，是出走……”

“听人说的！这怎么可能！你，有证据吗！”



我意识到我几乎是在喊叫，歇斯底里的喊叫。话机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汨汨涌出的仍是汪洋空洞的声音。

“我知道，是真的。”

听得到我的沉默，他继续说：

“上个周五的选修课，她让我帮她请假……”

我呆呆地坐着，面前是不再出声的话机。露娜失踪了。这是确实的消息。那一瞬间我想过了所有的事情，又像是什么都没想，脑中一片空白。露娜，我的朋友，已然离开了我们，不知所踪。她或许正在某个很远很远的角落里想念着我们。我们？不，我们想必已不值得她想念。她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要选择离开？

“她离开了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以为你知道答案。”汪洋，仍是那个老成的汪洋：“你是她最好的朋友，应该……更了解她。”

“了解？”我不禁冷笑。“我们没有资格谈了解。事实摆在这里，她离开了，不再信任我们……我们有谁真正地了解她？有谁真正地了解过她？”

长时间的沉默。

光脚站在地板上，我感到刺骨的寒冷，砭损肌骨，一直深入到内心的某个地方。我是如此真切地感受这一点，忘记了幻觉与真实的差别。时间分秒流逝，秒针依然滴滴答答地响在我的心里，空荡荡的，没有知觉。

“或许，我们谁都没有真正了解她，”汪洋在电话另一端轻声说：“正如我们谁都没有真正了解我们自己。”

挂上电话的瞬间，恍然有熟悉的曲调响起。

《今晚我们跳舞》（*Ce soir on danse*）。

露娜最爱的一首歌。典型的抒情摇滚风格，狂欢的舞蹈，沸腾的人群，带些玩世不恭的意味。我喜欢它只是因为它欢快的节奏，而露

∞



娜告诉我，这音乐让她感觉恍若隔世，离自己所在的世界渐行渐远。我听着，只是茫然地摇头，不，我不明白这一切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狂欢的庆典过后注定要是一场悲剧。

我意识到我失去露娜了——或许是永久的。她是个执著的人，她是那样执著地偏离了自己的生活轨道。毕竟，她已经走出了我们的生活，独自继续自己的人生旅程，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。

“我们只是茫茫宇宙里偶然相遇的行星，如此而已，仅此而已。”

是你说过的吗，娜娜？

她的声音，如此真切地响在耳畔。

泪水就在那一刻滑落。

口袋里手机的振动提醒了我。一条新信息赫然在目：下午两点，在地下咖啡厅见，细聊。汪洋。

“简，记得吗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坐在窗台上，露娜问我。窗外依稀是初春清淡的天和潮润的空气。她半仰着脸，深褐的眸子里，闪着琥珀一样的光。

“着什么急啊你。”我慢条斯理：“离期末考还有一个多月呢。”

“废话，谁问你考试了，我是问你今天。”

“今天啊？”我故意装糊涂：“难道不成……是你生日？”

“这回你说对了，”她兴奋地一合掌，跳下窗台，背着手踱到我面前。“亲爱的简宁同学，郑重地告诉你，我今天满十八岁了。”

“真好，你都成年了，我才十七。”

“成年自是有成年的好处，”她微笑着，继续她的清谈式的高论：“但是相较而言，未成年的好处更多。比方说，你们受《未成年



人保护法》的保护，而我已被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了。”

“还有呢，”我打断了她：“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要比成年人轻得多。假如你想杀人放火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可错过大好时机了。”

她淡淡一笑。“瞧你说的！这么说来，还是不长大的好了？”

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这样。”我换用了一种严肃的口气。

她不作声，把目光投向窗外，遥远的天际某个不可知的角落，似乎在寻觅答案。

“或许如此。”

平淡而从容的回答。

我们相对沉默。

下午两点。

我坐在地下咖啡厅的高脚椅上，一声不吭，盯着坐在对面的汪洋。乍看他依然是老样子，只不过神情抑郁，与平常高谈阔论的架势大不相同。他低声开始讲述，我慢慢听着，很快就注意到他叙述中的露娜，与我印象中的大不相同。这种差异随着讲述的推移越来越明显，与我心目中的露娜渐渐开始合二为一。

“一次我在这里，见到过她。”

“在这里？”我很快反应过来：“她一个人？”

“不，她和别人在一起。”他压低了声音，艰难地挤出这几个字。然后他一声不吭，垂下眼帘，忧伤的目光投向桌面。我望着他，不动声色。我当然知道他想说而又刻意避开不说的是什么。

那时露娜和别人在一起。

我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
“他们一起走的吗？”

汪洋诧异地看着我。显然，他完全明白“他们”指的是谁。



“根本没那回事。”他冷冷地说：“我问过老迟了，他下个月和他的女友去法国结婚。”

“哦，那很好。”我无奈地耸肩。“这个故事早该结束了。”

“不，还没有结束。”

汪洋紧盯着我，似乎要从我的眼神中读出什么。他递过一封信，说是露娜交给我的。我接过来，没有立刻拆开。

“他们的事，你全部知道么？”

“一点点。她告诉过我。”

我的记忆回溯到那天下午，他们俩在音乐教室里“争吵”的场景。看来是真的，露娜曾经向他透露过什么。他苦笑一声，声音颤抖着不再说下去。那种近于绝望的悲哀使我确信，他爱着她，谁都能看出他是爱着她的。

伤感的气氛在咖啡厅里弥漫开来。正在放一首歌，*Monopolis*，也是露娜最爱的曲目之一。*Monopolis*，一座未来城市的名字，建立在虚拟的公元两千年。听到高潮部分，我不禁泪流满面。

Monopolis

陌生如藤蔓般蔓延

一切都如此陌生

在*Monopolis*的街头

我们手牵着手

明天道出我们的爱

我们两人的城市

Monopolis

我看见我们坐在一座孤岛

孤寂啊



潮水般涌向

Monopolis……

“现在，轮到我来讲了。”

不能自拔的悲哀，促使我说下去。汪洋没有打断我。我要讲完整个故事，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，我会忘记露娜，忘记所有过去的事情，我的记忆将成为一片空白。那一天已经用不着等待，一切都无所谓，都没有答案。梦境就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凝望消逝的过去，没有感叹，没有追忆。而她的故事只能从他人口中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，与我的印象串在一起，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水面上。而露娜，由于离开，她将淡出我们的生活，没有缘由。没有人会记住她曾经是谁。很快。

我一步步走进月光下的荒野，看见了深渊底层的梦幻。此时此刻，淡蓝色的雾气在漂浮，漂浮在山与山之间，原野与原野之间。遥远的声音从地底深处传来，带着空洞的回响。我能看见每一圈涟漪里荡漾着最遥远的未来，毫不感到惊异，就像露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那样。没有什么能够让我相信，再强烈的悲哀都不动声色，因为这一切已经是现实。

以下我要讲的就是露娜的故事。有些我本来就知道的有关她的事实，有些是汪洋告诉我的。这些零碎的记忆拼图拼到一起，才能得出她并不完整的生命经历。不过，如今我们拥有的，只是她的过去了。

沉浸在音乐的幻象里，我抬起脸，望着对面吧台幽蓝的灯光，恍若隔世。在月亮下面，某个遥远的空间里，渐渐浮现出露娜最后留给我的印象。她的形象已然溶解在我的记忆里，曾经是清晰的，现在却演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剪影。我努力捕捉这个转瞬即逝的形象，生怕它会像它的主人一样，飘然远去。



——她转过身去，不再看我，宛如一幅淡淡染就的水墨画。由于侧光的缘故，她的脸色显得苍白，轮廓也显得黯淡。我看着她，无数个曾经的情境从我心中飞快地掠过，终于消失在不可感知的空间里。就这样，她默默地站了许久，似乎在等待告别。

“我累了。”她说：“我要离开。”

她从来不喜欢告别。这一次离开，她真的没有说再见。



